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李大縂

皇清文穎卷一

表

恭進易經衍解表　　張英

伏以

至道開於河洛發羲文周孔之微言奧旨貫乎陰陽備彖象卦爻之精義衍稽訓詁託蔡火而重編側近

光華食野芹而思獻俯懃謭劣彌切冰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法天行不息
學同日進無疆尚書已講於
經幃大易繼陳於
黼座神凝簡冊
聖心探一畫之先博極圖疇
睿照啓千齡之秘臣叨恩於禁籞祇奉

欽明竊有志於韋編欲窺象數自田何京房而後漢初各有師傳逮濂洛康節以來宋儒始為定論考亭本義之學洵可奉為宗風伊川易傳之文尤有資於治理竊惟廣且大者易之體豈容驟測其精微奇而法者易之辭未許遽窺其典要必在發明章句譬如探源者先索其流務期剖晰文詞難言得意者遂忘其象爰考先賢諸說輯為參解一書時逾兩期卷分六帙如涉滄海而尋畔岸祇堪自砭其愚頑竊仰泰岱而竭塵埃詎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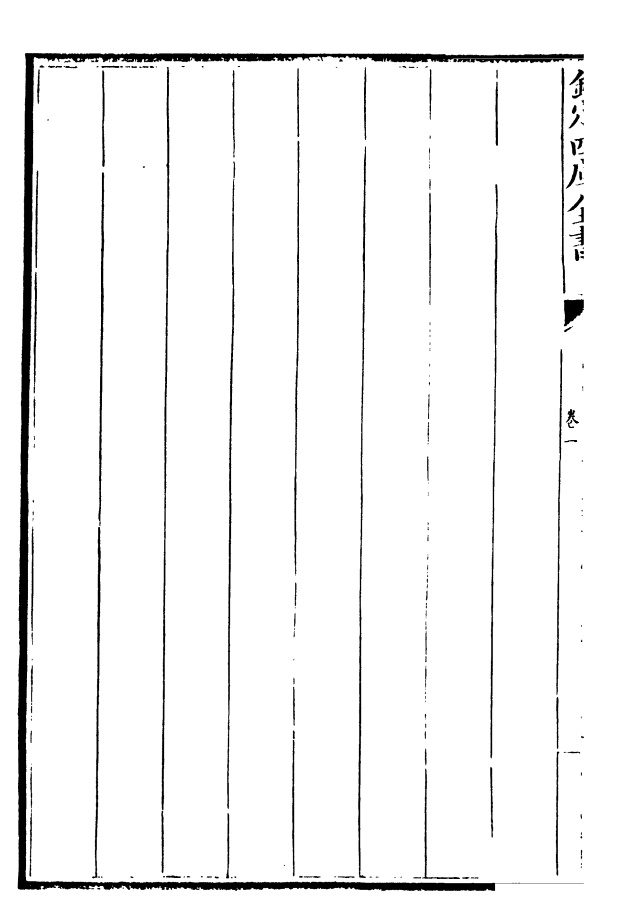
禋於
高厚但念閱寒歷暑分細旃廣厦之餘閒浥露研朱居
祕閣芸香之勝地雖極知其蕪陋敢不冒為敷陳聊佐
乙夜之覽觀庶備
九重之清燕伏願
德符岐聖
治軼羲皇
履帝位而豈豫時登

養萬民而訟師不作觀損益之義化自洽於中孚察消長之幾世自升於大有對時育物端居見天地之心知

崇禮卑撫卷盡乾坤之蘊矣爲此具本謹稱

進以

聞



恩賜宫紗謝表

張英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蒙
恩賜紗二端命編修臣杜訥賫付臣廷瓚送回江南臣
恭設香案領訖望
闕九叩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故里初歸鷺沐
殊恩於天上
聖慈垂顧遠分渥澤於田間展霧縠之輕華涼生蓽戶
披香羅之璀璨風滿衡門叨異數而增慙撫愚衷而倍

惕恭惟

皇帝陛下

德配神堯

勤娩大禹

文教彰而六經啓緼

武功偃而九服來同簡儒臣於禁中置講僚於座右臣

猥以百生之奇遇際千載之昌期握筭管而侍彤闈抱

芸編而趨紫闥備沾優渥曲賜矜容廼以銜土私情冐

干
宸聽復荷如天
聖度俯鑒微悰頒文綺於尚方錫精鏐於内府龍顔宣
室捧忠孝之
綸音馬首東郊拜平安之
天語感深欲涕寵至彌驚自謝直廬遂遵河渚雲深日
近瞻冀北而懷思水涸沙淤望江南而莫達朝沿柳岸
心依黼席之前夜泊漁磯夢繞金鋪之側逾四閱月始

抵鄉園適逢蒿初返之時正綺縠遥頒之日榮生里巷爭識
聖朝禮下之隆喜溢親知共指微臣稽古之賜冰蠶麗質當暑彌清雪繭輕綃臨風欲舉爰選金鍼玉尺花鳥新裁還同紫綺珍裘龍香什襲伏念自膳服叨於禁近如臣之被寵者獨深迨須賚及於家居似臣之蒙恩者益少欽承匪懈悚惕靡寧臣又伏思
恩命由於内廷未敢繕疏稱謝遂使瞻依片念徒然自

結於衡茅感激微衷無由上徹於
君父輾轉宵旦難以即安敬藉同官肅陳謝悃望層霄
而虎拜猶如身侍紅雲處下里而蛩吟敢冀詞聞
丹陛伏願
聖躬純嘏
帝治麗鴻俗厚年豐民安物阜臣雖暫棲藪澤光華近
戴堯天遠在江湖熙皞常依舜日 臣愚不勝悚惶戰慄
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恩賜羊酒食物謝表　張英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

恩賜臣英羊二牽酒二罇鹿一雉八鮮魚鹿尾各六給付臣男翰林院編修臣廷瓚臣望

闕九叩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恩從天上遥茅沾玉露而增榮春到江南枯蘗沐瓊膏而起色憶昔囊書

深殿每分輝於伏臘之時詎意臥疾空山復拜賜於嘉

平之節澤愈徽其優渥感自倍於恒常恭惟

皇帝陛下

文治光華

武功赫濯

運睿慮於穆清之上措邦家於磐石之安仁浹生民薄

征徭而誦聲在野義孚藩服韜戈甲而譯使來庭近者

紀

聖略於球圖昭回千禩煥

天章於雲漢炳耀六經宏猷允駕乎昔王芳軌迥超夫
前代臣英葑菲薄植荷
簡拔於昌時槫櫟微材隨步趨於
經幄恩深十載寵溢多生仰瞻
聖學高深獲覩
宸衷勤毖玉階待曙早看三殿鐙輝金鑰傳聲夜聽九
門漏徹層霄清切異數駢蕃翠釜銀罌常飽調蘭之饌
珍裘紫綺還裁疊雪之衣錦雉分白

御園良驥須從
内廐春風簾幙宫櫻堆赤玉之盤秋水蒹葭河鯉出珊
瑚之網每當除歲宫使早叩衡門羅列尚方珍味懽騰
穉子庖登仙獸覔發天香歷數殊榮皆成盛事臣英未
有涓埃愚悃報
聖澤之絣幪猥以草土私情違
天顔於咫尺枌榆暫返寒暑再更聽紫陌之雞聲近移
茅舍盼觚稜之日影遠到田間雖負土之情少酧顧復

而采薪之疾益覺纆綿蓋桐以心虛未霜而落柳因質弱望秋而衰身雖雜於漁樵念舊恩而倍悚夢常依於君父欲奮飛而未能乃上廑睿懷垂注無殊曩昔近當令序流膏特畀幽遐爰開白獸之樽用勵羔羊之素嘉魚貢於遼海瑞鹿致自關山昔忝詞曹故有文禽之錫近棲山澤并分野雉之珍計頒賚於

內廷正當雪候迨郵傳於寒谷恰值春温
宸眷彌殷臣衷益愧乍聞而心惕永念而涕零思臣舊
侍
彤闈惟切曠瘝之懼自離
紫闥久無夙夜之勞臣父得奉
龍章典禮貺嘉於泉壤臣英屢承
天語德音遙下於江湖臣雖縻頂踵之微茫而無能𨠵
生成之萬一者也伏願

景祐日升

聖功時懋俗登三古治冠百王臣雖結伴山農同為擊

壤

堯衢之侶倘得捐除宿疾再侍賡歌

舜日之班臣不勝惶悚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陳廷敬

伏以

德並乾行純嘏允符函蓋

光齊日照遐齡永配曦輪欣逢景運之昌慶洽承平之

盛陽春發育喜萬彙之蒙庥化育和恒咏九如而獻祝

臣陳廷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洪惟我

皇上貞符誕握寶籙弘膺居正體元備聖人之全德履

仁蹈義躋天下於咸寧有生民未有之奇道隆三古兼前代未兼之業功蓋百王文命敷而風教式於九圍武烈昭而聲靈振乎八極既高蕩蕩巍巍之績復溥穹穹厚厚之恩偕闓澤於神人徧謳歌於中外蓋以肇天極而修人紀用是闡

皇綱而恢

帝紘昔當初臨

寶祚之時正是孝事

慈寧之日
重闈問以為君何欲我
皇答曰圖治愛民胥傳
聖語於當年言為經而辭為緯果見太平於今日治已
定而功已成猶思由後以視今每念謹終其如始廓明
德新民之量廣錫類不匱之原存心養性以逢天主敬
立誠而體道
容儀清穆肅雍殫昭事之虔齋祓潔嚴享祀盡明禋之

實危微精一接統緒於勲華濂洛關閩會淵源於鄒魯

籤分甲乙探册府之蔵卷歷丹黄發圖疇之秘西清東

壁古今絶企夫

天章二典三謨前後允推夫

御製並虞廷之什義兼風雅之長超唐人之篇理取宋

儒之正冠六文而首出邁八體以遐標玩程頤即此是

學之言契神化於形聲之内愛公權心正筆正之語運

經綸於文字之中宫漏未移已布千言於紙上封章纔

羅旱廻萬象於毫端貫乎百家而我學不厭遊於六藝
而惟
聖多能玉尺儀天溥博如天之大土圭候日昭明如日
之新春蒐夏苗適修軍國之禮投戈講藝不忘弧矢之
威凡此躬行心得之精微具見
帝德宸修之廣大奉
東朝之鼎養允矣孝慈操北斗之璣衡皇哉作述龍樓
鳳閣光華朗映

前星玉葉瑤枝芳馥長凝叢桂克勤克儉建昭代之儀
型是訓是行彰
皇家之法守體節用之指約省百倍於前朝弘益下之
規德澤頻施於萬姓惜金錢於太府無非寬閭左征徭
減玉食於尚方正以裕民間積貯時頒渙汗蠲逋歲至
再三屢沛絲綸
賜免動逾千萬當爰書之覆奏必惻怛於
宸衷祥風轉草色於圜扉協氣應星光於貫索夫自端

居燕寢無時不以黎庶為心至於問俗觀民隨在必以補助為事

鑾輿駕而需雲布慶翠旗指而解澤旁敷河淮為國計攸關疏瀹悉

聖謨所示山川永奠春回禹貢之區漕輓咸宜人樂我

朝之制良由無遠弗矚視萬里如目前以故靡舉不神

運天下於掌上在昔逆藩蠢動致勞

天討遐施一怒而安四海之民一舉而靖三方之亂彼

有元之餘裔曾負固於窮邊奮我武之維揚七旬弗俟殄纍朝之不逞彌月而平海不揚波郡縣盡臺灣之地野無斥堠享王來域外之人迨喀爾喀歸依幬冒之中廼噶爾丹自棄生成之外
神謨獨斷
廟算無遺朔漠三臨銘勒天山之表羽林大捷塵清瀚海而遥慕義嚮風日出悉冠裳之會同文合軌月支皆
職貢之邦惟

聖主過化而存神故
王師有征而無戰所以行焉斯效動罔不臧總明目達
聰之休弘集思廣益之美自執河魁之柄
睿照遐周高披天鏡之光物情畢鑒規模弘遠令甲宣
昭轉輸通逮海之舟航水利興西北之農畝積倉平糶
以逮窮簷發粟截漕以蘇澤國郵傳用恤而
恩渥與徒鹺稅是輕而
惠流商賈頻宮壁水奉蕆勸以欣榮魚服豹韜感投醪

而鼓勵仕循資格而立賢無方才許薦揚而用人惟已
時施仁於後世每致憫其嗣人念臣子末路之艱見覆
載兼容之大凡沾雨露思竭涓埃共荷悱幪罔酬高厚
令者懽呼遍於率土忭舞極夫含生雲燦星輝轉洪鈞
於一氣麟遊鳳集開
壽域於遐荒八千歲為春秋籌增太乙億萬年齊甲子
世躋華胥昔天保頌岡陵推誠受祿及豳風陳忠愛歸
嚮稱觥臣廷敬忝列侍從之班幸際雍熙之代伏覩

聖德廣運同歡

萬壽無疆謹獻詩十二首管窺蠡測而莫罄歌衢擊壤

以難名臣不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隨表恭進以

聞

恭進

聖武雅表　　陳廷敬

臣伏見我

皇上撫御萬方盡有四海内外

恩德鴻龎聲教遐曁比年以來天下晏安而推溯武功所由戡定則誅三逆以平滇黔粤閩楚蜀外闢察哈爾臺灣俄羅斯喀爾喀之地幅幀之廣超越前古治化之

隆巍焕莫竝今

神謀獨斷

聖武布昭伐罪救民

躬行天討大憝授首餘黨歸誠厄魯特全國蕩平捷書

至日雷動嵩呼中外臣工閭巷小民罔不歡欣忭慶葢

是時

車駕親征馳驅戎壘凡三出朔塞矣當

天衷決策初御六師中朝悚慄僚庶攀留臣以年力就

衰蒙

恩矜念弗允扈從之請自是以來祇遵
成命不敢再瀆
天慈而違離
聖顏日夕虔惕伏念
皇上為天下掃除殘賊為邊疆永致廓清跋歷窮荒經
涉寒暑勤勞軍務旰食宵興而臣子安居略無寸効今
已無事言念
國恩無所報稱猶欲俯竭愚誠撰擬文句敬颺

聖烈之無窮而臣�鄙無學尋繹累日莫知所擇竊惟自古帝王有功於天下其名聲彰著於後世者方策之所記載金石之所刋錄聲詩之所流傳後之人覽其事而遐想其盛焉是以昭昭然若昨日事也然而稱極盛者亦不數數覯矣阪泉涿鹿以還古今號善用兵者漢之高帝唐之太宗皆自興事之始乘時遘會底於成功若我

皇上聖德而踐天位

躬居大寶志切生民仁育羣倫義正不謥尊臨九重制勝萬里
天威所至攻戰多方撲滅兇殘蕩掃巢窟宿寇遺孽一朝頓除伏廿載之逋誅樹九邊之壯觀殲其渠魁降其支黨爟烽永息亭堠不施曠古難平之部落盡為臣僕普天所有之土宇咸入版圖自此寰海清平兆民樂業集萬年之鴻慶成千古之大功臣仰窺
聖烈俯稽往古漢祖唐宗起於側陋角一時之雄乘末

流之敝雖精於兵事而我
皇上聖德神功文謨武烈實遠邁前徽矣若夫書冊所
載既有天下優游宮禁之中不過遣將興師身居其逸
坐收其效即間有親征如宋藝祖之北伐明成祖之行
邊宋則失利明則鮮功是以方策金石聲詩之文彷彿
擬比可導揚盛美之萬一者蓋徬徨震掉而莫知所擇
焉求之於詩惟周宣王身為天子南征北伐有定天下
之功雖淮夷諸小敵未為甚難平之寇而玁狁之伐止

於太原皆命臣士以行事蹟殊不類然其臣咏歌之詞
孔子有取焉唐臣柳宗元本其義作唐雅臣於嚮者滇
逆之平不度固陋竊取其義進平滇雅冒上塵
聖覽今臣伏思後世鐃歌鼓吹之曲未足以盡聖武之
形容仍依古體謹譔
大駕三臨沙漠
親平僭逆
聖武雅三篇繕録以進臣之愚意固以敷宣人事之盛

美而其義則歸本於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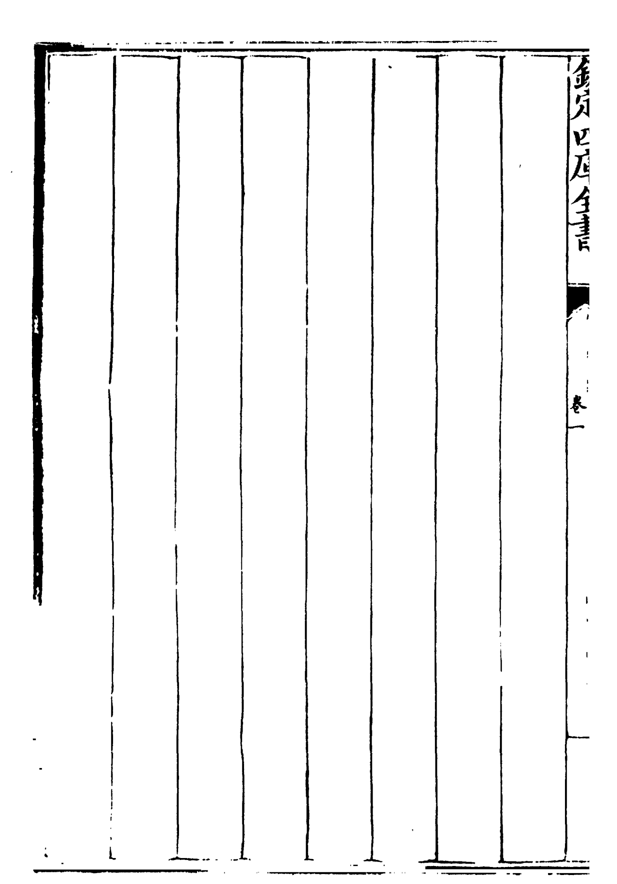
皇上即天也覆載照臨雷霆風雨天之所以為道栽培傾覆治亂侮亡

皇上之所以為功彼噶爾丹自外於覆載照臨之內干雷霆之誅絕風雨之澤蓋所謂逆天者亡也我

皇上天威所臨賊始則沙場糜敗陣戮其孥衆叛親離孤雛就縛其卒也我

皇上親揮將士廹抵賊巢賊知逆天必誅仰藥自殞遡

始訖終我
皇上馳驅萬里勞苦艱難若非
親征大舉必不克迅致膚功此人事也即天也至若晴
暘以時靈泉表異水草應候百靈効祥旋師之先甘雨
灑郊飲至之日雲陰開霽臣僚擁道恭迎都人父老孺
子瓣香欣躍凱樂慶成臣推本於天之義由兹益自信
焉臣不任榮幸歡忭之至



獻平滇雅表

陳廷敬

臣廷敬嘗誦詩見大小雅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諸篇什皆言周宣王南征北伐與治撥亂以定四方平天下之功臣嘗竊嘆以為如詩所載可謂盛哉後讀柳宗元平淮雅表言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直以雅之故也臣按宗元意以謂宣王定四方平天下苟非其臣尹吉甫召穆公輩作為雅詩傳之於今今雖欲望宣平之形容及其輔佐之盛其道無從而宣王

定四方平天下之功亦不能赫赫必傳於後世嗚虖宣王之功世既罕匹而有及焉與過之又無有尹吉甫召穆公其人者播為聲詩彰大其道如宗元所言鏗鍧炳耀謚人耳目者其何以昭宣治蹟丕揚武功傳之無極然則雅之作厥義綦重矣歟臣伏見

皇上文武神聖天錫智勇光宅天下奠安八荒仁威所加率土內外罔不讋服乃有孽臣潛伏伺釁煽搆逆亂震搖我疆圉僘擾我人民

皇上赫然一怒命將授鉞頃年以來定秦隴降閩海平兩粵收巴蜀天兵所嚮次第告捷而滇逆竊據南楚實為亂首

皇上神機中斷指授規模掃清湖湘進克黔南破堅摧險直薄滇城之下師久不解於是

睿旨督進金鼓一動震蕩妖氛皆由

廟堂動罔遺策是以疆埸舉必有功海外怖駭臣黎懽踴太平之會適當今日 臣嘗計滇逆之作亂干誅也耗

糜賦帑私籍甲兵招納亡命擅行威福尾大不掉反勢已成正如漢削七國唐縱藩鎮早發則易圖優容則難拔故三藩之事

聖慮先覺不辭大創之勞永奠萬年之治即推較宣王之盛績殆謂過之矧漢唐之遺事哉而大雅不作臣竊恧焉顧念朝臣至多豈無尹吉甫召穆公其人者譔為雅詩薦之會朝燕饗施之於後用以颺

大清之盛美於無窮臣獨何人敢專斯事臣又念寵光

下逮最為優異而其官職尤在文章不得以能薄材譾不足以自効為解謹撰平滇雅三篇再拜以獻臣廷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皇清文頴卷一

皇清文頴卷二

表

恭進

御書點翰堂法帖表　陳廷敬

臣廷敬伏蒙

聖恩

賜臣

御書恭摹上石因

賜臣黙翰堂名弁曰

賜臣黙翰堂法帖臣廷敬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玉殿披書麗

乾文而絢采

瑤池染翰炳

睿藻以騰輝

寶墨長新開萬世光天之治

御題載錫愜九霄捧日之心襲以縹緗珍逾璠璵之貴

壽諸金石光同雲漢為昭惟銜感其彌殷寶賡颺而莫

罄　臣廷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古書契之

興肇始聖神之代羲皇宣龍書之妙蘊軒轅窺鳥跡以

成文岣嶁之穹碑蟲魚僅辨岐陽之獵鼓科斗猶存秦

漢則篆籀居多魏晉而隸楷斯著貞觀致治臨池聆御

府之章景祐承平飛白懸玉堂之署顧或藝池傳播未

云斧藻熒煌惟

聖主之建臨乃大文之巍煥兹葢伏遇

皇帝陛下

德懋乾行

勲高皇古

璇宫侍養特隆溫凊之儀

玉輅廵行數下蠲除之詔銘

豐功於瀚海備誌夫龍韜豹略虎旅鷹揚灑
麗藻於杏壇遠軼乎李碣韓碑皮文揚記圖成耕織民
隱悉於毫縑學究典墳微言闡於濂洛巍巍
帝德文軌通荒朔之區洋洋
聖謨黼黻備典謨之載更於
萬幾之暇時勤八體之工
手握璣衡運星辰於楮上
體符造化霏雨露於毫端字字正心不假誠懸之對行

行主敬直逌明道之書固已瓊檢牙籤藏諸

秘府抑復霞綃綺軸賚及班行何幸微臣得膺異數

講筵宣賜勒琰琬以成編

禁籞趨蹌荷琳琅之屢錫鮫人練素驚看龍爪之飛魚

子戔紅牋就鱗文之色或剡藤滿幅標赤城十丈之霞

或側理橫書琢崐岡盈寸之玉或布芝英於扇上仁風

與甘露偕來或蔚雲氣於卷中墨彩共爐烟相繞或堂

額三字晴暉映玉璽之紅或門牓雙題晝暖耀龍紋之

碧或情怡往牒唐詩宋簡紛綸璠管之餘或製自
宸衷水色山光掩映采斿之外風格間臨乎米董神姿
高掩乎鍾王
后德出聖而入神故
心畫經天而緯地誠新月高峰之盡致而一波三折之
兼工也臣廷敬袖裏驪珠奚止蘇軾千金之賜戢邊戈
法無待世南半字之成顧玉簡琅函
恩霑於

帝座而赤文綠字光耀於人間敢拭烏几以臨摹祗泐
青珉而流播啟芸笈則奎明斗璨陋彼寶晉齋中拂蟠
版而璧潤珠圓不數太清樓下謹弁嘉名於卷首永傳
鴻寶於寰中邁澗桑樞窺嶽峙淵渟之筆深山環海睹
卿雲糺縵之輝臣廷敬柿葉空臨蕉庵未學右文典重
荷囊嘗直螭坳稽古榮深
黙翰叨頒象管堂楹瞻疎常浮菡萏紅雲貝石飛騰時
見露濡湛雨恭綴蕪詞於後恪呈

黼座之前惟勉葵藿之盡忱冀報涓埃於萬一伏願

堯天永冐

舜日長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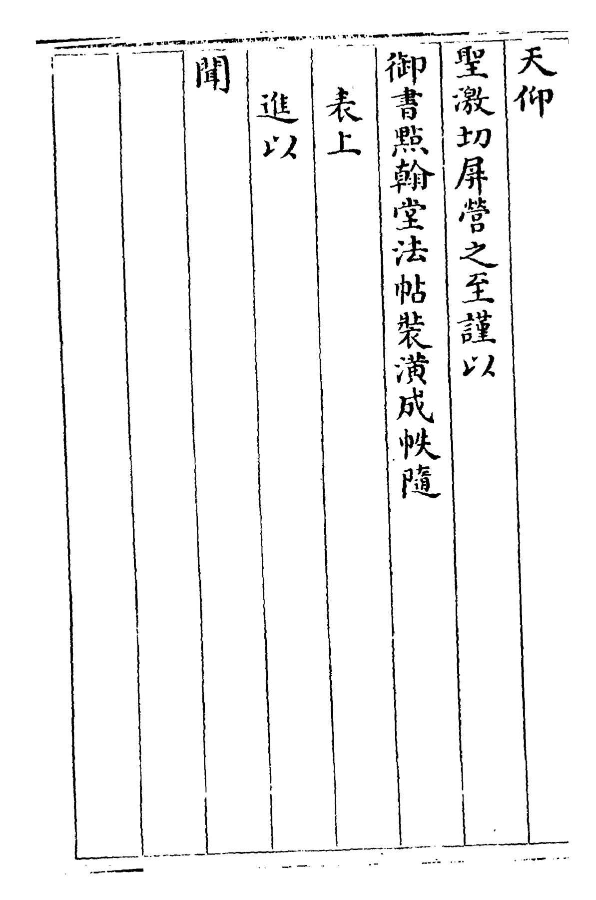
壽考萬年奠金甌於孔固

本支百世綿玉歷於無疆搜意象於簡編既列左圖右

史

勅亮工於寮署務俾大法小廉赤雀銜書彌著弘文之

盛黄虹表瑞常徵有道之祥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
御書賜翰堂法帖裝潢成帙隨
表上
進以
聞

進呈

御選古文淵鑒表　徐乾學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今給假回籍臣徐

乾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運啟文明式煥圖書之色道隆述作載垂琬

琰之華維論著實繁於衆流而折衷悉由乎

睿斷固足經緯天地協和邦家輝映山川光華日月者

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粵稽書契之興肇自鴻濛之

始羲文頡迹乃見權輿夏誥殷盤遂多制作紛綸六藝實為載道之書流衍百家彌廣立言之旨指歸既别體製斯殊托始周秦之時以及元明之代累朝所積四庫稱多秘府所藏千秋特盛然而中區純駁辨介毫芒酌水别其澠淄聞音察乎宮角要無乖於義理庶各暢其條流歎夫蘭陵首編雕蟲遺議逮至華林繼輯買璞蒙譏辭句亦有純疵風氣不無升降若乃陶鈞萬彙開造化之洪鑪翦截羣言提文章之玉尺自非經

聖神之閎覽何由成簡策之偉觀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禹律鏗鋐披緑帙之高詞萬籤並
錄捜紫臺之秘典乙夜忘疲允矣敦敏之性成共仰聰
明之天縱珠毫乍染同九經之不刋瑤札旋題傳百世
以為寶固已昭回雲漢輝麗星辰上耀三霄下飾庶物
以故家知墳索被榮光之煒煌戸習猗那沐慶雲之葩
郁乃猶於
萬幾暇晷覃思藝文百氏遺編咸歸品藻務嚴决擇用

法來兹盡收蘭臺石室之藏兼採蠹簡竹書之記掎摭得失勾校錙銖手自丹黄親加甲乙金壺霏潤縈煙霧以裁縑瑤管春容繞龍鸞而拂素盡刪瑕纇悉採菁英體或别於員方義同歸於典則網羅大備可廢九流七略之篇囊括無遺允為冊府詞林之秘復命臣等補加箋註再行校讐正故牘之乖訛先求依據增遺文之脱漏必務該詳然後各冠

御評

賜名淵鑒譬涵衆川之廣若照庶品之形懸日月以為
昭樹津梁而永濟微言共揭奧旨常新臣學殖庸虛性
識椎魯鈎沈決滯慚經學之空疎起例發凡愧史才之
融貫篇題東壁叨沐
恩榮筆札西清親承商搉伏蒙
詔旨敢不竭其編摩仰稟
高深得稍窺夫條彙排理既竣次第進
呈伏願瑞應疇圖祥開象緯風馳化偃八方霑稽古之

榮日鏡天臨九服享同文之治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校過

御選古文淵鑒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

隨

表上

進以

聞

恭進

大清會典表　　徐乾學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經綸懋建八方開大治之風

謨烈為昭萬世垂不刊之典維

神聖之規模悉備斯臣民之法守聿新彪炳前休煒煌

來範粤自

太祖高皇帝開乾闢坤首定大業

太宗文皇帝立綱陳紀嗣建鴻圖
世祖章皇帝混合車書順九垓而同軌整齊品式釐百度以惟貞潤色奠太平之基文經武緯黼黻際休隆之會禮備樂明迨夫因革損益之宜一切制度云為之迹擬虞廷之亮采布在九官若周禮之分曹詳於六職允矣有倫而有眷粲然是訓而是行但法久則弊生科條期於畫一或時移則俗易規制適於變通是惟酌古以宜今庶幾遠遵而近守垂諸簡策播在章程當文明極

盛之時正制作開先之日殷循湯典寶弘璧於琅函夏纘禹功奉和鈞於王府斵方員者仰規矩視曲直者資準繩國是攸關朝章斯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凝圖登三建緒調元丹扆備至德於先
天後天敷政瑤階勤萬幾於一日二日量衡律度考五服而攸同食貨賓師稽八政而咸叙
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極建而庶民從顧以道一風同上本

列朝之積累自此披圖訪典下貽奕禩之儀刑
特敕纂修用開館局編年繫事既本立而末該起例發凡亦部分而門別至於析異從同精莫分乎銖黍去非即是辨或介於毫釐每仰稟於
睿裁輒受成於
宸斷躬進堯舜知二典之非空言親見羲軒有三墳以明大道載經歲月始竣編摩允為
盛世之全書用裕後昆之令軌臣等學無根柢才愧庸

虛𪊨窺太史之遺文詎識
中朝之故事懷鉛握槧分昭回雲漢之光質義摛詞仰
藻麗龍鸞之采謹完卷帙莫贊
高深伏願益懋升猷弘開泰運世綿璿歷監成憲以無
愆代啓寶符學古訓而有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會典若干卷隨
表上

進以

聞

進朱子全書表　　李光地

玆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刋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
德備文明象應五星之聚非為一時而出樂有後聖之
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

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遙源斯在二千年之丕緒聿新臣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則有禹皋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傅說丹書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賴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湮鬱於江沱惟其書流行於海内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

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畀朝尊異之隆
文經乙夜校讐之久如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羲文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為諸儒之醇粹不難以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

為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廡以升堂薈萃其遺編乃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聖心之裁成提要刋繁逐一經御筆之删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畫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統王功文約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得其肯

緐之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為之序歷選六百年來編
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
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啟發靡遺修身覺
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頒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
梯布在學宮凡來者得窮經之指要教思若風行而雨
化徯志自谷應而鐘鳴臣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

堯舜尚慚比戶之民少學曾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不如韓愈惟荷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指撝而識字身遊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為愧臣等無任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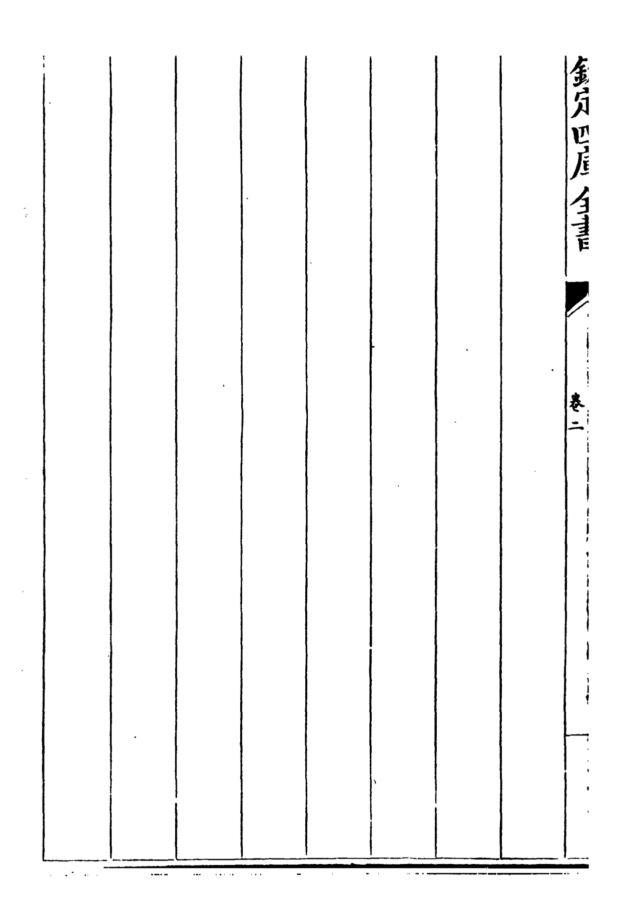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恭進

大清鐃歌鼓吹樂章表　　　　高士奇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臣士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一人大聖武之昭無思不服萬物被時雍之化有感必宣故蟲豸微吟亦助天心之豫順而芻蕘畢獻聿徵王道之蕩平懷堯德而難名惟覩赤文成象覿虞廷之振旅敢忘朱鷺升歌恭遇

皇帝陛下下武膺圖上蒼眷命跨九州而無外乘六龍

而建中文武聖神巍巍者廣運之德徇齊敦敏亹亹者

敬躋之修孝奉

兩宮不𢈔廚生蒲萐仁覃八表無㦸苑有騶虞離照大

於中天豫順同於萬國固已横今絶古煌煌玉燭之調

緯地經天奕奕金甌之鞏夫何封狼悖逆猘犬猖狂阻

彼河山犯我顔行遂使鯨惡鯨勢風生珠海之濤蜮受

鬼驅氣暗劍津之浦楚江南去徹夜烽烟蜀道西來終

年羽檄肆

天威之赫怒命我六師屬上帥以誕將靖茲三孽七閩迅掃旣窮狡兔之謀百粤長驅遂翦乳虎之翼於是涸車前之鮒取井底之蛙望金馬以揚旌指碧雞而命衆人蓄頻年之憤誓不與之俱生士無再舉之勞滅此而後朝食有扈之惡盈貫莫逭青萍防風之骨專車終膏黄鉞渠魁殲而衆志定羣醜罹而遠人懷露布自萬里遄飛喜動

龍顔之日天道値一陽來復祥流黍谷之春百蠻稽首

以來王四海傾心而慕化擴再造之堯封益覩時和道泰陟無疆之禹跡載看海宴河清洵今古之隆規為皇王之極軌臣蓮藁賤士樗櫟庸材謬濫齊竽愧乏鷹鸇之逐徒含趙頡未知鵷鸞之形然飽德而遊康衢難忘帝力傾誠而向化日莫罄愚衷冀鳴休豫於熙朝用布謳吟於巴里敬效前代樂府撰為大清鐃歌皷吹辭九章進呈御覽夫宣之鉦鐲豈有芑薇江漢之工而被之管絃聊

隨籥雅歌豳之末於以敷揚駿烈紀述鴻猷雖瑣瑣蠅
鳴無當元音之奏而鏘鏘歡舞彌懷因事之陳伏願安
益知危治不忘亂聞鼙鼓而思將帥時深楊柳雨雪之
情當昌盛而儆無虞聿進梧桐鳳凰之咏則華平獻瑞
蓋稱寶鼎芝房而青鸐來鳴不數柏梁天馬矣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謝授館職表　　　　　　厲杜訥

臣訥叨蒙

聖恩授翰林院編修謹奉表稱

謝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

鰲禁風清宜愼端良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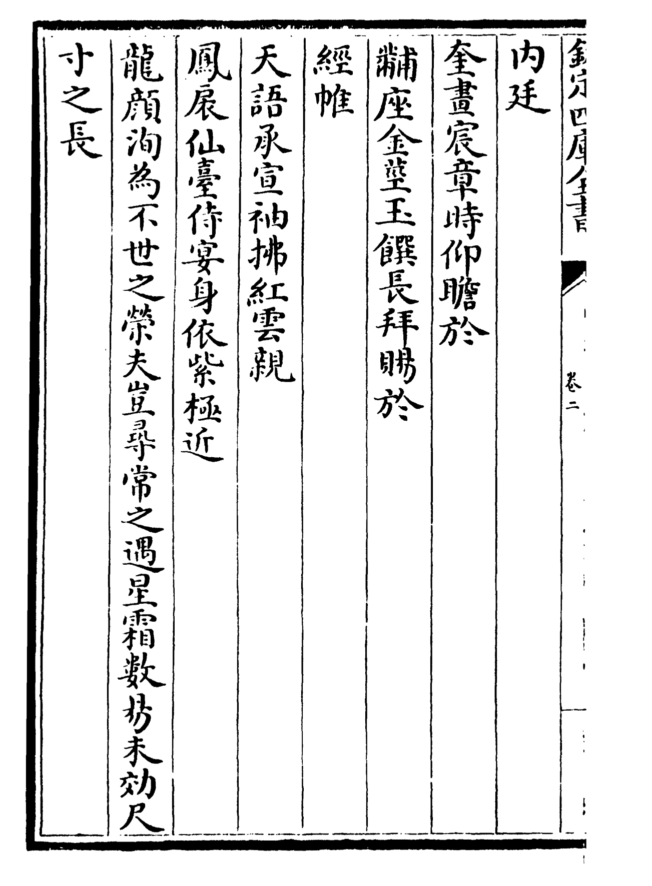
龍山地迥應推博雅之林

恩膏特渥於凡材拔擢遂超乎常格寵維踰分慙乃倍

增臣性本顓愚資尤譾薄雞壇藝圃未探丘索之遺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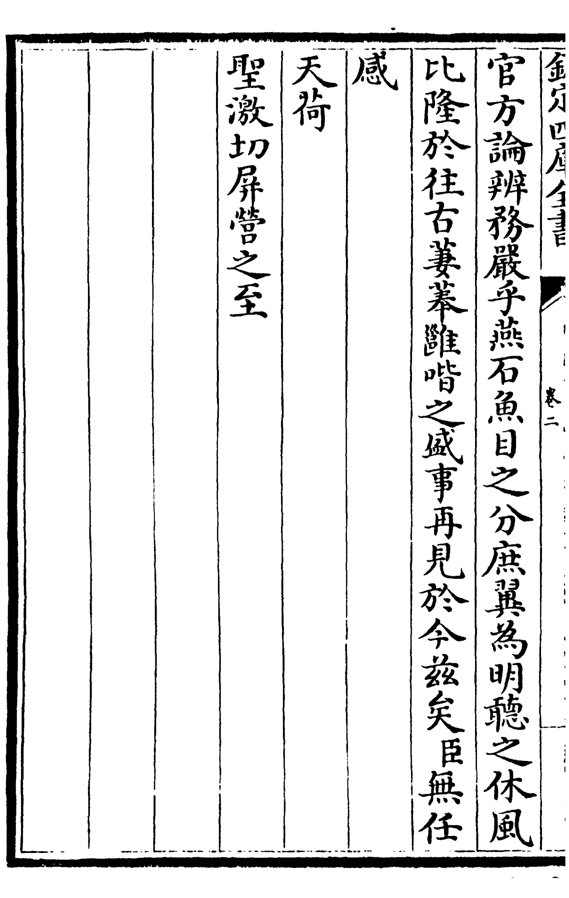
測管窺莫抉典墳之奥是以章縫久曳興歌鳴鹿以懷
慙及乎芸閣弘開
詔試雕蟲而色喜銜茅下士儼載筆於石渠金匱之間
鉛槧微勞得附名於瑀冊瑤函之末已屬三生厚幸復
叨一命榮施行將鞅掌以終身願矢葵誠而自效若夫
甘泉供奉眞如仰企雲霄至於玉署優除豈敢形諸夢
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智協重華
仁符廣運
功崇典學歷寒暑以不渝
志切右文遇菲葑而弗棄弓旌賁於山澤可謂野無留
良車服盛於
朝堂共羡王多吉士如臣者自維陋質僅同樗櫟之材
幸際昌辰敢墜遴麻之志欽承
隆眷留侍



内廷
奎畫宸章時仰瞻於
黼座金莖玉饌長拜賜於
經帷
天語承宣袖拂紅雲親
鳳扆仙臺侍宴身依紫極近
龍顔洵為不世之榮夫豈尋常之遇星霜數易未効尺
寸之長

雨露頻垂正切氷淵之慮忍
須釿命實媿汗以難承更署清班益驚皇而莫措思燃
藜於秘府既非視草之才擬委珮於麟臺更忝編摩之
任懷鵷梁而滋懼顧螽負以何堪縱効涓埃難酬
高厚伏願
旁求俊乂
廣納眞儒
器使因才曠觀於牝牡驪黄之外



官方論辨務嚴乎燕石魚目之分庶翼為明聽之休風
比隆於往古萋萋雝喈之盛事再見於今茲矣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恭進明史表　　張廷玉

伏以

瑤圖應運丹綸繙竹素之遺

雒鼎凝庥玉局理汗青之業集百年之定論裒一代之

舊聞歷纂輯於

興朝畢校讐於茲日垂光冊府煥采書林竊惟論道首

在尊經紀事必歸攬史興衰有自七十二君之蹟何稱

法戒攸關二十一史之編具在繼咸五登三之治心源

不隔於遼初開萬方一統之模典制必參諸近世況乎
歲時綿歷載籍叢殘執簡相先合衆長而始定含毫能
斷昭公道以無私考獻徵文用備西山之祕屬辭比事
上塵
乙夜之觀欽惟
皇帝陛下
乘六御天
奉三出治

紹庭建極綏蕩平正直之猷
典學傳心綜忠敬質文之統
觀人文以化天下鑑物惟公
考禮樂以等百王折衷必當惟兹明史職在儒臣紀統
二百餘年傳世十有六帝創業守成之略卓乎可觀典
章文物之規燦然大備迨乎繼世法弗飭於廟堂降及
末流權或移於閹寺無治人以行治法既外釁而内訌
因災氛以啟寇氛亦文衰而武弊朝綱不振

天眷既有所歸賊燄方張明祚遂終其運我
國家丕承景命肇建隆基天戈指而掃欃槍王會圖而
陳玉帛滌中原寇盜之孽奠我民生慰前朝諸帝之心
雪其國恥迄今通侯備恪俎豆相承依然守戶衛陵松
楸勿翦是則擴
隆恩於覆載既極優崇因之徵故籍於春秋絶無忌諱
第以長編汗漫抑且雜記舛訛靖難從亡傳聞互異追
尊議禮聚訟紛拏降及國本之危疑釀為要典之決裂

兵符四出功罪難明黨論相尋貞邪易貿稗官野錄大
都荒誕無稽家傳碑銘亦復浮夸失實欲以信今而傳
後允資博考而旁參仰惟
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
寬其歲月我
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
奉
勅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緝聚官私之紀載

核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

彤闈須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裁於馬遷唐書起本於劉昫苟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成編用為初稿發凡起例首尚謹嚴據事直書要歸忠厚曰紀曰志曰表曰傳悉仍前史之體裁或詳或略或合或分務覈當時之心跡文期共喻掃艱深鄙穢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誕奇衺之說十有五年之內幾經

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勝國君臣之靈爽實式憑之累朝興替之事端庶幾備矣臣等才謝宏通學慚淹貫幸際

右文之代獲尚論於先民敢云稽古之勤遠希風於作者恭蒙

睿鑒俾授梓人伏願

金鏡高懸

璇樞廣運

參觀往跡考證得失之源
懋建鴻猷昭示張弛之度無怠無荒而熙庶績化阜虞
紘克寬克仁而信兆民時存殷鑒則冠百王而首出因
革可徵百世之常邁千祺以前驅政教遠追千古而上
矣謹將纂成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
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刊刻告成
裝成一十二函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皇清文頴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皇清文頴卷三

論

屯田論　　果毅親王允禮

寓兵於農者井田是也寓農於兵者屯田是也井田為萬世不易之法屯田為一時權宜之計遂可相提並論予曰兵莫難於糧食師出於井則人自致其糧故三代以上見諸經傳者止有用兵之法而無籌餉之策非無

策也其規畫已定於畫井分疆之始車甲馬牛一切皆取之裕如師行而糧自從之井田廢而兵與農分召募之衆居則仰食於縣官出則懸命於飛輓師可一呼而集糧難一宿而至此千里餽糧孫武子之所以為難又況用之萬里窮邊無人之境不毛之地哉嗚呼雖有壯士不能自齎十日之糧三代以上幸而無玉門龍沙之役假使有之即井田猶存不貲之費難刻之期兵亦不能自辦而自運也自有屯田化兵為農之法而後師可無

饑糧可無餽國無匱乏之憂民無騷擾之患實與井田相為表裏而且可以濟井田之窮屯田之法試於鄭吉之渠犂成於趙充國之湟中而實始於桑弘羊屯輪臺以威西國之一言弘羊雖心計小人其法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漢以來屯田之説未之或廢有募民以屯者有弛刑徒以屯者而莫妙於即兵以為屯免罪人而屯之罪人不必皆農民其盡力與否又不可得而知募民以屯亦非游惰無籍之人不肯應募逃亡侵蝕為弊

不一而又設官以統之設卒以護之竊恐所入不償所出而或謂懸爵以鼓舞富民可不招自來而又恐富民轉近邊之粟以冐官爵主之者因緣為市而不實督其耕小有水旱近邊之地米穀騰貴無益於兵而先有損於民也惟即兵以為屯則將校即統官比伍即護卒也一饑一飽生死係之欲不盡力於農不可得也而且勞其筋骨賢於投石超距也朝耕暮鋤外不暇於私鬭内不暇於思家念遠也趙充國所謂留屯十二便者豈欺

我哉若夫人出田馬就草馬軍可以為游兵亦可以為斥堠此皆可以推充國之意而行之無弊者也抑井田之所以不可復者謂民之占業已久不可奪民田而更張之且丘墓室廬難於遷改耳塞外空閒之地彌望數千里畫井分疆可為我所欲為而畎澮溝洫既備畜淺又限戎馬尤一舉兩得者也宋臣柴成務嘗言之矣其言以地方四里置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南北四十里之間東西展二百里可以置

屯五百列井八千其言可採而用也嗚呼善屯田者其

又可合井田而為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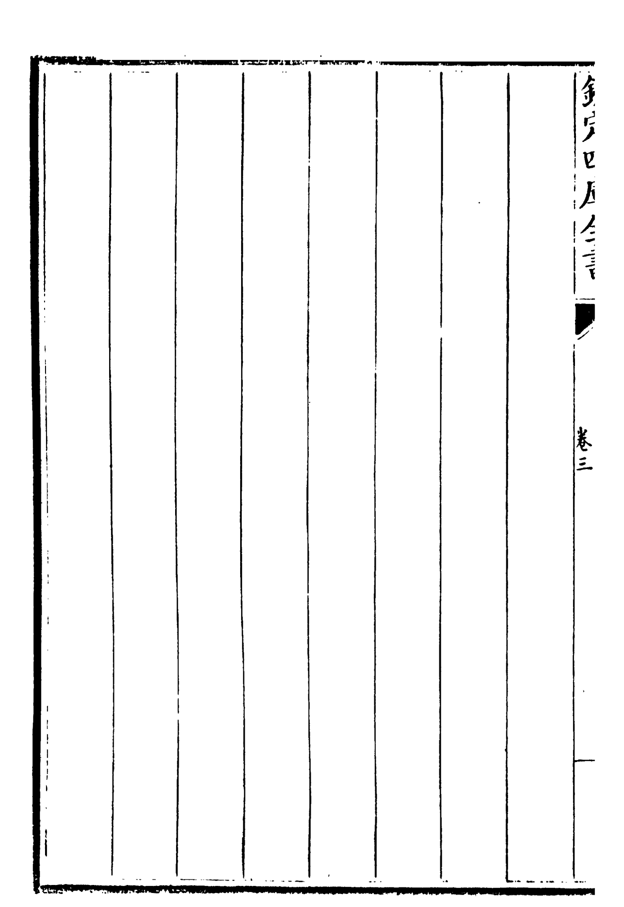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

果毅親王允禮

周官司寇斷獄弊訟以辭聽以色聽以氣聽以耳聽以目聽其有疑獄則又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葢大懼情之難得也惟懼其難得故得之者或有喜心焉是君子之所宜内恕而自反也葢所由麗於法者情也而所以至於此者則更有其情焉先王之以善養民也使農夫寬然於井牧之中省耕薄斂春秋補助無仰事

俯育之憂士聚於學商賈懐其資而又有士田賈田以殖其本工食於官而與民易事其廹於不得已而為奸為盜者鮮矣教士以學農工商賈教之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所掌社禜酺蜡飲射讀法政役喪紀之中而又有鄉八刑之法以清其源有簡不帥教者聚教罷民之法以遏其流使稍有惡萌即無所容其身管子所稱閉其塗使無由接於淫非之地者此也尚安有不知而誤陷者乎夫三代盛時所以養人於善而閑其邪者若此

其備其麗於法則亦怙終不悛之渫惡民耳而獄辭之成猶命三公六卿公聽之其致刑王猶不舉蓋體天地好生之心而無所不用其哀矜者至於此極也而況曾子之時政衰而民散久矣生不聞禮教而重困於飢寒大率多蔽於不知廹於不得已耳其情不重可憫哉而尚忍以得情自為功哉雖然此特為孟氏之士師言之耳設君大夫而有問焉則必以先王之道所以養民於善而閑其邪以馴致於無刑者告矣



子産論

果毅親王允禮

春秋之世成周之政教猶未盡泯二百四十年之人材皆周公所陶鑄也故當是時賢人君子處心制事執禮陳辭皆有官禮之遺意焉管仲與子產又其傑出者矣管仲治兵用周官之重固而變為簡易子產治國用周官之詳密而加以辨察其道皆主於嚴明然子產之所為極難而規模尤近正其於管仲葢有過之無不及焉管仲用齊廣土衆民晉楚雖漸盛而各守偏隅魯衛宋

鄭陳蔡曹滕皆非齊匹也故節制之師方行天下而莫之能遏鄭則傾側於晉楚之間凡數世矣以自保其民社且惴惴焉若不能終日敢有四方之志哉齊桓公志大而識明委國於仲一聽其所為舊如鮑叔重如高國皆俯首而聽命焉而鄭簡公非桓匹也子皮而外駟良𢂁楚皆有爭心其民辛苦墊隘而習於慆淫誣上行私不可曲止使他人處此迴翔無主搶攘衡決而國非其國矣自子産出事大國則守信而折之以禮制强家則

審幾而斷之以果靖國人則執法而濟之以威視管仲之嚴明則又過焉然丘賦之作非此不足以禦晉楚也刑書之鑄非此不足以輯萑苻之盜也故其自稱曰僑不材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而已觀其入陳有禮不極逞其夙怨則滅譚戍遂降鄣遷陽之事或不忍為也以晉之強而不能屈則召陵之役必將仲大義以折屈完必不甘陰受其侮而隱忍以就盟也故曰子產所為極難而規模則較正焉若與管仲計功而論效則敝於迹

而未得其情矣抑於此見聖賢之論人也必探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獨見於衆人之表子產之用心雖叔向不知而孔子以為惠人蓋火烈難犯即周公刑亂國用重典之義也諸葛亮治蜀其規模於子產為近而氣象則深遠焉然終其身矻矻於兵師刑政之間而先儒以為禮樂可興其諸有得於孔子之論子產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論

果毅親王允禮

漢太史贊老氏著書辭稱微妙難識今讀其書因應變化莫得其端倪而緼義廣深覽者可各自得焉其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葢其知雄守雌之學見於兵法者然也雖然亦視其用之者何如耳淺之乎言不武則韓信之屈於屠中少年是也若項羽氣葢萬夫威懾天下而高祖避其鋒分其勢擣其虛乘其怠卒斃之如

狐豚武莫大焉然能以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善藏其用於不武也淺之乎言不怒則曹操臨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是也以視魏相之所謂忿兵者固有間矣然等而上之如光武之開誠於隴蜀文帝之禮先於尉佗則其規模又巍乎其闊遠矣然若是者不武不怒耳未見其所謂善戰也而以為善戰何哉蓋兵凶器戰危事雖以義舉亦不能不戕賊無罪以干天地之和若能不戰而屈人之師和衆安民以制其敝雖遲之數年遲之數

十年以有成功其誰曰非善戰者哉抑觀孫吳論兵隱情以俟時匿形以觀變與老氏之指為近然其處心積慮則加險戾焉故雖取效一時終不足以定人國而其身且不免於刑禍以是言之則老氏之術較諸家為深遠然以聖人之道觀之則皆小智自私一曲之說也成湯之武如火烈烈而莫敢遏文王之怒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而天下歸仁焉是皆與時偕行以協天地之性而與民同患又惡用是區區者哉

一貫萬分論

果毅親王允禮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一為誠子思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朱子亦以為誠所以謂一為誠者一則以天道人道皆以誠言而知之也一則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知之也周子曰一實萬分乃以證明太極圖說所謂一實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所謂萬分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其說正與孔子子思相發明葢號物之數有萬皆天地之所

生也其所由以生者皆一理之實所分具也其所以生者皆一氣之實所分行也自萬物中之一類而言其數亦累萬以放於無窮所由以生者皆此理也所以生者皆此氣也就一物而言其附麗萌生者亦累萬以放於無窮如動物之毛髮植物之華葉是也毛髮之附麗皆血脈所周流華葉之附麗皆滋液所津潤其萌生蕃衍於無窮者亦然其在於人則以一心而具萬理應萬事也不待言矣然必一實而後萬可分苟不得夫天理之

實則無由會於一其發於心者必或出或入於彼於此而不可常施於事者必或順或悖或偏或過而無所準人之於言也亦然古之聖賢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為發明如出一人之説以一本乎天理之實耳異學之支離百家之紛放則通乎此而窒於彼明於一而蔽於十一人之書自相牴牾一時之語猶如矛盾此亦如血氣不充而毛髮為之變滋液不注而華葉為之枯也是故孔子子思之言道皆主於誠誠者太極之無妄主於

一而行於萬者也學者真知天理之實則自能一以貫之事雖萬變而不失其常言雖萬端而不違其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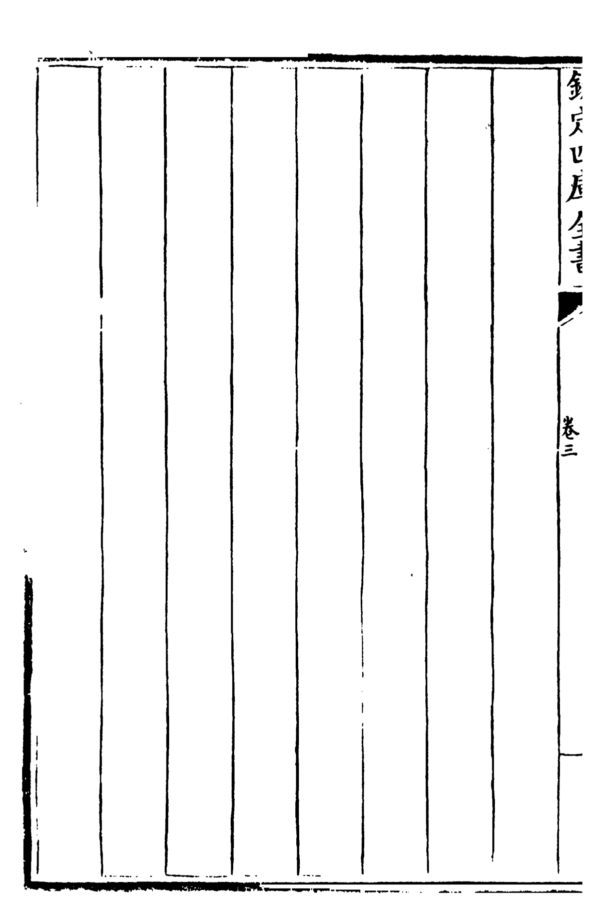
孫呉論

果毅親王允禮

雖聖人不能廢兵而口不言兵者誠有所不忍也自周室東遷王化不行諸侯力爭而善戰之士始各著為書以亂天下故凡兵家者流皆天下之忍人也春秋以來談兵者凡數百家而孫武子十三篇呉起兵法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孫子小試勒兵斬闔廬之二姬呉起母死不歸殺妻求將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哉以天下至忍之人言天下至忍之事宜其書必不可以

傳世行遠而經秦火而不燬後世且尊之以為經此何說也蓋君子不以人廢言兵猶刑也言兵之書猶律也君子而不用刑則已君子而用刑舍蕭何之律奚從乎故就兵言兵則孫吳其善者也而孫子尤善之善者也然君子雖有時而用律而終不滿於蕭何蓋與伯夷降典臯陶刑期於無刑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孔子曰我祭則受福戰則克孔子豈嘗用孫吳之法哉而可以操必勝之權其必有道矣孟子謂孝弟忠信之民可使制梃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則孫吳之書雖毀棄之可也故吾於吳子之書唯取其對武侯在德不在險之一言孫子十三篇唯節取其卒章非聖知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二語



春秋論

果毅親王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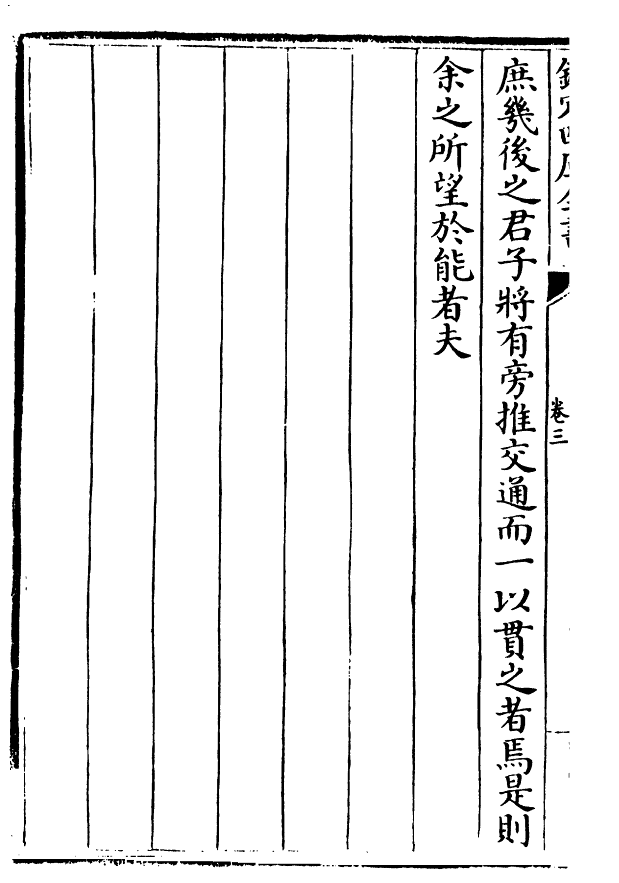
五經之最難治者莫如春秋易道深微然程朱二子已闢其門徑學者可循塗而入焉詩書或朱子所手訂或口受其傳指戴記辭意顯然惟春秋則二子嘗深探力索自謂難通而廢然返是以後之學者雖知舊說之未安而終惘惘然無所入也自周以後明於春秋者莫如漢之董子唐之韓子時有微言直探原本微二子則筆削之義不可通者殆半焉惜乎其未有成書故明者或

能由是而開通焉而昧者終茫然不知其所謂也自趙氏啖氏陸氏孫氏劉氏二胡氏之書出條分縷析辨三傳之糾拏依義理為標準南宋及元學者皆師承而紬繹焉其於王綱廢絶之始終五伯心迹之同異亂賊公行之積漸是非褒貶顯然可見者大體亦庶幾不失矣而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則鮮能開其窔突犂然有當於人心所以然者春秋之教比事屬詞諸儒之說各就一事而觀之非不可通而以同類之事參觀則其義皆

乂牙而相抵故自明以來學者多宗韓子及歐陽氏之說以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晦者十五六欲盡置三傳獨抱遺經以叩其義意而升堂入奥者亦終無聞焉余少好左氏傳及長常怪程朱二子何以有志於是經而業不終乃偏陳傳說窮思畢精數易暑寒而心困於所欲知力屈於所未達然後嘆二子之望道切而自知明焉用是復取二子之說而究切之始恍然若有所入也程子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

異則義必異焉朱子曰此經簡與立說雖易而貫通則難嗟乎是乃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本指也乃取經所書之事各為一類而按其詞之同異循是以求三傳及諸儒之說而牴牾者悉見矣循是以求董子之說然後知不書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欲討宋亂而不能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欲討蔡亂而不能乃所謂視人所惑為說以大明之而他可推也然後知齊桓之城三國魯夫人之至魯女之歸其文各異乃所謂無通詞隨

變而移而他可推也循是以求韓子之說然後知國君出奔而不言其奔之故大夫見逐而不言其逐之之人乃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而他可推也循是以觀衆說之牴牾然後知病其義之窒則必有其可通者在焉苦其說之紛則必有其可一者在焉而韓子歐陽氏所以欲盡棄諸傳者乃於諸傳之事義無不研詳然後可一折以經義也所以辨衆說之紛綸者視此矣余多病少暇懼此生未得以與於斯也姑就所見開通其端緒



庶幾後之君子將有旁推交通而一以貫之者焉是則余之所望於能者夫

蘇公式敬由獄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治天下之大權有二賞罰而已賞所以勸善罰所以懲惡善勸惡懲而天下治矣若夫賞罰不中則善惡倒置因喜而賞不過開儌倖之端所失者猶小若因怒而罰則死者不可復生而政亂民殘所失者大矣每讀立政篇見命太史之詞曰蘇公式敬由獄未嘗不美其知為政之本也夫人君統御萬方必期於刑措此為上者之用心然獄正不可以不設也雖堯舜之治尚以皐

陶為典刑之官况後世乎但常凛敬獄之心必使之得中而不濫自然朝無寃獄民有畏心刑措之端不必刑外求之也蘇公其有見於斯乎蘇公當武王革命之秋繼商紂濫刑之後正立法伊始所尤當敬慎者使少不敬畏而或至過當與商紂何異哉蘇公有鑒於斯是以以敬為主而用罰得中長我王國垂休百世不亦宜乎立政以典獄為重也周公恐用罰不中故呼太史而告以蘇公之事欲其儆蘇公之式敬也後世典刑之官茍

以立政斯言為戒常舉周公之告太史者如呼巳名而告之則蘇公不獨美於當代而周公之訓亦不獨一時為太史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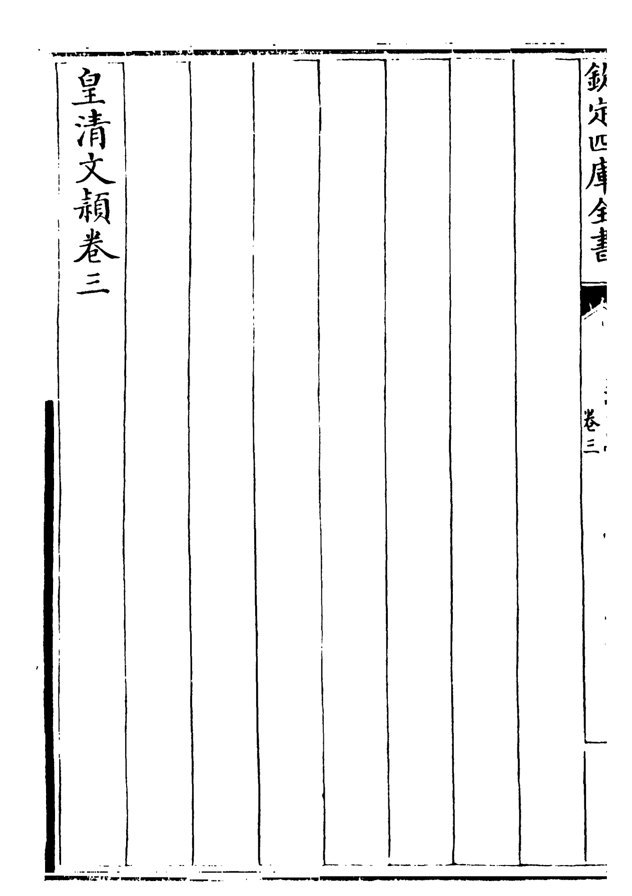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論

和親王弘晝

天之生人也有君子焉又有小人焉非賦性不同而有所偏薄於其間也亦私欲蔽之習俗害之使然也乃世之小人多以害君子為心而君子又以去小人為念至於互相殘滅視若寇讐并君子不能以獨存豈知無君子固無以治小人而無小人亦無以成君子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熟玩而詳思焉夫玉者天下之至美也温潤清朗為世所貴猶君子之操存涵養為衆所

尊也石者天下之至惡也粗厲昏暗為世所卑如小人之奸險蒙昧為衆所賤也然君子與君子如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必有石焉以磨之而後器以成故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横逆侵加而君子修省焉畏避焉動心忍性焉如此而義理愈生道德日就彼小人者將欲害君子而反為君子之攻錯不為美疢而為藥石則是小人固有造於君子也總而論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君子器宇素髙風度自

別然非有小人於其間使其志不得舒心不得放安必其心之果動性之果忍哉是則君子固日進於善而驅君子使入於善者小人不為無助也君子又何必捨已之所當務而日以去小人為事反激怒小人使逞其毒而並已之志亦有所不得遂哉故大易於泰之九二曰包荒益大人之事不獨在屏小人也



皇清文穎卷三

皇清文頴卷四

論

禁原蠶論

和親王弘晝

且夫天下之物有異類殊形之不齊則其盈虚消長之數亦互異有異類殊形而同乎一氣者則其相為盈虚消長必有不能兩大之勢其互異者固彼此無害而生息日蕃其不能兩大者要在調劑得宜使無過盈過耗

之憾而物理乃以得其平矣如周禮馬質掌禁原蠶非所謂調劑得宜者乎請申論之今夫天有二十八宿而各有所屬房為天駟稱馬祖馬宣王吉日之詩曰既伯既禱是也至蠶與馬同屬氣於午又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故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所謂異類而同氣者也夫異其類固不妨於並育而同乎氣亦不可以偏傷使蠶盛則馬衰而地用無資戎車不給將何恃以禦侮然使馬盛則蠶又衰而絲枲不供衣服不備又

將何恃以禦寒二者均不可也是以馬質之禁特為原蠶而設則初蠶可以共衣服而馬亦無齮初蠶足民衣則家有挾纊之溫而老者不缺於衣帛以禁原蠶養馬氣則軍有騰驤之用而士卒不患於徒行互以相濟而無偏勝之虞各不相妨而得遂生之樂自非通乎性命之正者烏能及此哉自周以後歷世久遠馬質之官已廢雖原蠶之禁近無明文然南方多蠶而少馬北方多馬而少蠶亦可見天地盈虛消長之理固有不期然而

然者而聖王因之亦順其自然之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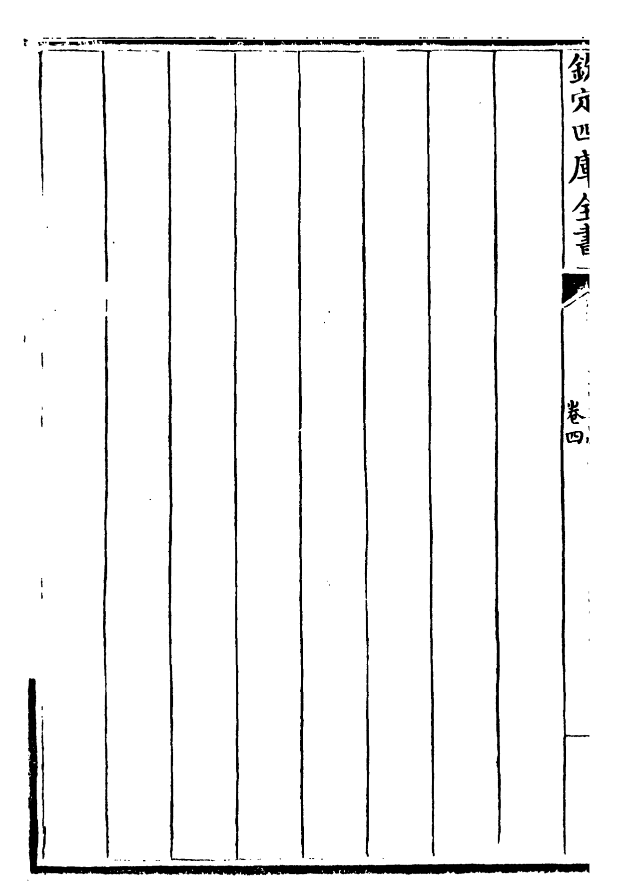
司馬不具職掌論

和親王弘晝

或有問於余曰周禮序官以下皆各言其所司獨於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不言其事於是說者各一其見一以為先王耀德不覲兵故司馬不備載其事一以為成周六服承德刑且措而不用何況於兵一以為兵凶戰危軍法秘密是不可露是數說者竊有疑焉吾以為讀書在辨是非明曲直易於師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黄帝以來誰能去兵則曰耀德不覲兵泥矣先王正已治

人先使德教溢乎四海而天下歸仁然周公曰克詰戎兵名公曰張皇六師未聞武備廢弛至於失傳也則曰刑且措而不用況於兵若迂矣且周家聖君賢相繼繼承承民皆化於仁風而無作姦犯科刑幾措而不用然而秋官之中又何言刑如彼其詳耶則以知兵即不用未甞不可言也若夫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軍法秘密不可輕露比之他說則畧近之何也四征弗庭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其他職掌司戈盾司弓矢以備器委人積

人以備糧馬質諸官以備馬芻秣之事營柵之事皆有一定之制既歷歷具之以待用若軍行而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等則要在臨時制宜審機觀變而發非可定為格式以繩之者自有所不得而詳也奕之法曰古今無同局博奕尚然況軍法乎吾故曰比之他說則畧近之



筆公進規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一日萬幾庶政于是乎待理焉即宵衣旰食猶恐不及況强敵在外烽火不寧可以自娛哉魏太武納古弼之規而不以游田荒戒備不以徵發輕農功良有以也當時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其畋河西也詔以肥馬給獵騎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太武大怒欲斬之官屬惶怖古弼自若嗚呼不從君命以弱馬給獵騎而君欲斬之若夫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又當何罪哉古弼為

國遠慮不畏讒怒誠得古大臣風而太武輒從諫如流雖違已欲卒能自反亦賢矣哉後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欲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曰筆公必不與我未幾弼表果至吁知臣莫如君太武之謂也畜君以愛君古弼之謂也太武與古弼能相與有成如此魏雖偏安一隅居然為萬世宗宜哉或曰初畋于河西知肥馬之備不虞而下詔欲給之復畋于山北知古弼之不發而又欲詔令運之將以試古弼之為人耶抑章其或

與而快已欲耶曰二者皆非也其所行之者不勝其私也後之不果者悔已之過也若夫存嘗試之心則太武為矯情飾詐之人而茍懐冀其幸或與之之念則必有怙過遂非之事矣讀史者平心觀之而不為之惑可也若夫刻薄居心自立主見以妄定古人之是非則無全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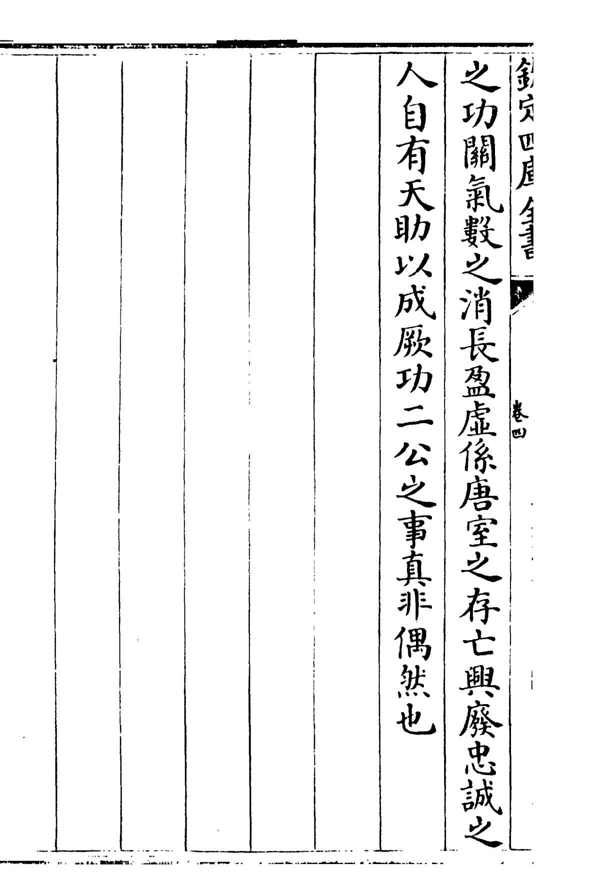
婁公盛德論

和親王弘晝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是以泰否之拔茅連茹不同也如狄仁傑之見用以扶唐室由婁師德所薦觀仁傑之所樹立可以定師德之為人矣當武氏廢唐簒立之秋宗族誅戮殆盡正士君子隱而難仕之時也而仁傑獨能毅然自任若預知李氏之必興武氏之必敗而優游歲月卒以成功嗚呼此殆非常人之所能為也仁傑可謂忠矣

而當時薦仁傑者實師德也師德在河隴四十餘年恭勤不怠而秉性沉厚寛恕民夷安之論者以為師德之功于是乎在吾以為治隴之功小薦賢之功大民夷相安之功細而薦仁傑以復興唐室之功鉅也師德拔仁傑于衆人之中未嘗少露其意于仁傑仁傑與之同僚而不以知人目之至太后言之而仁傑乃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吁自古薦人者多矣其薦之而望其感德引為羽翼者此下馬者也其

薦之而宣揚于衆自誇推讓者此中馬者也若夫忠而忘身國而忘已知其賢而薦之不求彼之感發于中而言之不冀人之知此上馬者也如婁公者豈後世之所能及者哉或曰武氏簒唐之際年雖衰老而仁傑亦非强壯之時也設令不幸身死而事有不成則萬世將以仁傑為何如以師德為何如也曰師德薦仁傑于朝而武氏信重之厥後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者皆由仁傑所引拔是師德薦仁傑



之功關氣數之消長盈虛係唐室之存亡興廢忠誠之人自有天助以成厥功二公之事真非偶然也

白孝德攬轡安閑論

和親王弘晝

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分軍四道會于汴州又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取之光弼壯其志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而進攬轡安閑吾讀書至此美孝德之處大事而不亂服僕固懐恩之能知人而料事也于是抽毫而論之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者魏公之雅量也得㨗書圍棋談笑自若者謝安之勝槩也二公皆出入將相學識過人故其處大事也不動其心

白孝德偏裨之將領將命而深入賊營在識量之淺小者戰兢罔措畏縮已見于執鞚策馬間矣而孝德乃漠不動心安閑自若豈勉强矯飾中無所主而能若是哉其克敵制勝將必有成算定于前者而懐恩已真知灼見卜孝德所以必立功之故可謂能識人矣大凡自古有不勝任之人無不可成功之事逡巡退縮者適以僨事而失幾從容坐鎮者乃以定謀而决策孰優孰劣當有辨之者聞孝德之風凡庸懦之夫拮据于臨事者可

以知所愧矣

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論

和親王弘晝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八月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晉秦讐也秦穆公猶救晉饑況懐柔萬邦者乎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也嗚呼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歎陸贄之忠誠也胡氏稱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詎不信哉今夫負人者人恒負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失忠恕之道也在常人且不可況堂堂天子凡在區宇者皆赤子也為人父

母坐視赤子之饑而不恤何以為父母乎夫九重深邃小民之困苦難聞而代君牧民者又阿諛取悅于上揣君所悅則張大其辭度君所惡則諱匿其事君即明照四海而防察之至隱匿隨之皆此恐生姦欺一念誤之也則過于明察尚恐有欺隱之弊況夫德宗信諂諛之言以為所損殊少不慮民之饑而欲靳其澤以是而防人之負我不亦愚乎陸贄以無我負人一言格君心之非真萬世人君之龜鑑而為君盡忠讜之言如贄者亦

萬世人臣之龜鑑也且非特九重而已雖常人亦庶可
免負人之恨哉

黃鐘理數論

誠隱郡王允祉

司馬遷律書曰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神者天地之元氣發于元聲者也無形者理也有形者數也此言非理則數無由生也又曰核其華道者明矣華者數也道者理也言必核其數之真理始可得而見也夫有黃鐘之聲必有黃鐘之數有黃鐘之數必有黃鐘之理若無以明其理即無以精其數無以精其數即無以得其聲蓋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惟理與數

相生故人聲與樂器相協而大樂以成焉按律呂新書黃鐘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注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

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朱子以謂本原第一
章圍徑之數是最大節目蓋上古聖人心通造化默會
中聲製為黃鐘適符天地自然之數漢晉而後凡究心
于律呂者因未詳考黃鐘之真度是以中聲無由而得
今欲定黃鐘之管必先定黃鐘之度既得黃鐘之度乃
考其周徑面冪積十之相生而較以容黍之多寡然後
製以器審以音一一脗合則理之出於自然者無不歸
于大同矣

卦圖先後天論

平郡王福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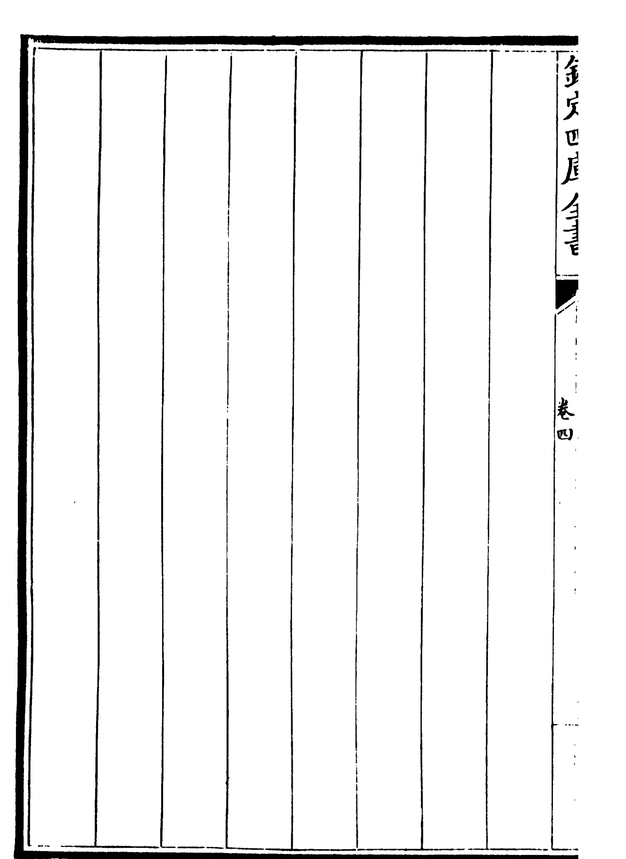
天下之理有體必有用伏羲所畫之易乃發揮天地之所以然體之所由立也文王所演之易乃範圍天地之所當然用之所由行也體之所由立故謂之先天之學用之所由行故謂之後天之學然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先天後天亦相為表裏體用本不相離烏可岐而二之哉蓋嘗就先天圖而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八卦相生之次第也乾坤定上下之位

坎離列左右之門震東北而兊東南巽西南而艮西北此八卦所占之方位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所謂八卦者謂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故曰易逆數也若所占之方位則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兊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為夏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為冬至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觀横圖於以見畫卦

之立觀圓圖于以見卦氣之行推之六十四卦其次第方位亦莫非自然之理邵子所為喫緊為人處也聖人豈有毫髮之私意參其間哉至後天八卦乃入用之位邵子謂王者之法盡于是者蓋乾坤由南北而交再變則乾退西北而坤退西南坎離由東西而交再變則離居正南而坎居正北巽與艮不交而當用中之偏震與兑始交而當朝夕之地此所為天地之用也觀于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可知此圖

之出于文王無疑矣葢自未有畫之時漸而生之以至于六畫皆備者伏羲之易也卦成之後推演其義以為坤求于乾而得三男之卦乾求于坤而得三女之卦者文王之易也究之後天之次雖與先天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且非特先後天體用之不相離而已先天之圖固以河圖為本矣而後天之圖亦自與河圖合如離得乾位適當天二地七之火坎得坤位適當天一地六之水震木也而居于東兌金也而居于西木之成為巽故

次震而位乎東南金之成為乾故次兑而位乎西北艮當天五之土而居震與坎之間坤當地十之土而居兑與離之際所為寄旺于四季也其彼此符合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學者誠反覆于此而有得焉其于三才萬物之理思過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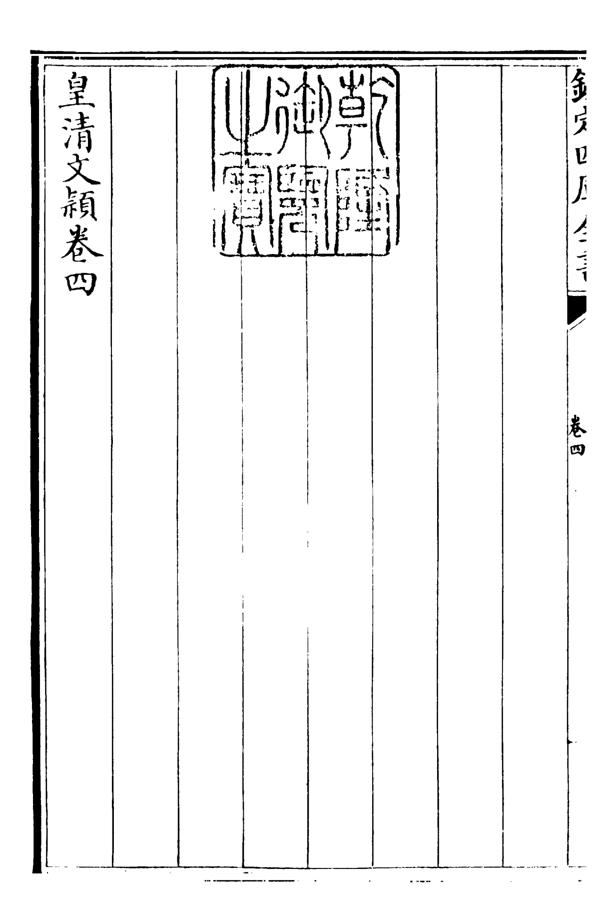
京房考功課吏論

平郡王福彭

黜陟之典載在於虞書者甚詳周禮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宜令百官各試其功此其意未嘗不善乃卒病于煩碎而為衆所排者何哉蓋天下事貴持其大綱得其人以行之而衆目自不勞而治當房之時考課之法行之已久房顧獨矜為一家之學上其弟子任良

姚平頗以為刺史試行其法而房復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蔽此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矣史文簡畧無由稽其得失然大都煩碎之病房實有之宜有以來讒慝之口也昔晉泰始初務崇理本杜預以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法令滋彰官方愈偽莫若去煩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此蘇洵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于此者也使房能因任自然勸天子綜覈名實揚清激濁雖文景武宣之治不難以漸而復乃除為郡

守遠離左右遂懐憂懼汲汲以乘傳奏事為請據涌水為驗且自知議論為大臣所非復欲易置丞相中書令庶幾考功事得施行卒為石顯所陷嗚呼房可謂自貽伊戚者矣且陰陽讖緯之學儒者所弗道史稱房治易其說長于灾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其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由此觀之其所作課事必且假經托類溺于小數而黯于大體故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夫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此其法之所以不可行歟



皇清文穎卷四